中山醫學大學第九屆迴旋梯文學獎　投稿作品表　　編號：

參賽類別	☑小說組　　☐散文組　　☐新詩組
作品名稱	監視器之外

—

雇主家的監視器有一個死角。

妮雅是在來台灣的第五個月才發現的。

死角在阿公床尾和衣櫃中間，不到一個人站直的寬度。她如果把身體側過去，背貼著衣櫃，手機拿得低一點，鏡頭就看不到螢幕。最開始她只是偶爾站在那裡回訊息，後來那個位置漸漸變成她一天裡最像自己的地方。

阿公的床在房間中央，氣墊床機器每隔一陣子發出低低的聲音。她的床靠牆，床尾離阿公的床不到兩步。晚上阿公翻身，她會醒；阿公咳，她會醒；監視器的紅點在黑暗裡亮著，她有時候也會因為那個紅點醒。

雇主說，裝監視器是為了安全。

「不是要看妳。」雇主第一次注意到她一直抬頭看鏡頭時，笑著解釋，「我們人在外面，會擔心阿公。」

妮雅點頭。她知道自己應該點頭。

她在印尼的時候，仲介上課教過：不要跟雇主頂嘴，不懂就說不知道，做錯要道歉。課堂上還教怎麼抱老人，怎麼用輪椅，怎麼把尿布攤平。沒有人教一個人要怎麼在鏡頭底下睡覺。

剛來的第一個月，她其實不太敢在房間裡換衣服。她會把乾淨的衣服塞進浴室，洗完澡以後就在裡面換好，再抱著濕衣服出來。有一次雇主看見，問她為什麼不直接在房間換。妮雅只說：「沒關係。」她那時候還不知道「沒關係」和「好」一樣，是可以讓一件事情暫時不用被解釋的中文。

她也曾經問過仲介，監視器是不是一定要開。仲介在電話裡笑了一下，說：「老人家安全啦，妳不要想太多。雇主對妳不錯就好了。」後來妮雅很少再問。她慢慢知道，在這裡有些問題問出口以後，答案不是有或沒有，而是別人會先告訴妳應該怎麼感覺。

白天，女兒會從台北打視訊回來。

「爸爸今天有沒有吃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水喝多少？」

妮雅看一眼桌上的量杯。「差不多一千。」

「太少了啦，妳要一直給他喝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昨天晚上是不是沒有翻身？我看監視器兩點多他一直同一邊。」

妮雅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她記得自己兩點二十分翻過一次，三點四十又翻過一次。那天她發燒，額頭熱，骨頭像塞著水。她把時間寫在紙上，紙後來被阿公揉掉了。

「有翻。」她說。

手機那頭安靜兩秒。

「我不是怪妳，我也是擔心。」女兒說。

妮雅說：「好。」

她很早就學會，「好」是一種可以結束很多事情的中文。

二

社工第一次來的時候，妮雅以為是醫生。

來了三個人。一個照護老師，一個通譯，還有一個看起來很年輕的男生，背著包，進門以後一直看房間裡的東西。他們先看阿公的皮膚，再看她怎麼翻身，怎麼拍痰，怎麼把尿布貼好。

「這邊再往上一點。」老師說。

妮雅重新貼一次。

「很好，這樣比較不會漏。」

她點頭。

他們又問一天換幾次尿布。

「七次，八次。有時九次。」

年輕男生低頭寫字。

「氣墊床現在多少？」

「五十。」

老師摸了摸床墊，調到六十。

那個下午幾乎都在數字裡進行。三十、二十、五十、六十、七次、八次、九次。妮雅覺得數字很好。數字不會生氣，也不會突然哭。三十毫升就是三十毫升，不會因為今天心情不好變成四十。

她甚至喜歡老師糾正她的時候。尿布貼高一點、翻身時膝蓋先彎、拍痰的手掌要空。這些事情做錯就是做錯，改了就會比較好。不像有些事情，明明每天都做一樣，卻會因為誰在看、誰在說話，而忽然變成不夠。

最後老師問：「妳晚上睡哪裡？」

妮雅伸手指了一下自己的床。

三個人一起看過去。

她忽然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，好像那不是一張床，而是她藏了很久的一件事情。

年輕男生抬頭看見監視器。

「這個角度會拍到她嗎？」他問。

雇主從客廳走進來。

「拍得到一點啦，但我們沒有在看她。我們真的只是看爸爸。」

大家沒有說話。

雇主又補了一句：「不然你們想，老人家如果晚上出事，我們住外面怎麼辦？」

妮雅看著地板。

她知道這句話不是問她。

年輕男生離開以前，回頭看了她一次。那個眼神很快，像他剛剛才發現自己整個下午都在記阿公的數字，直到最後才想到這個房間裡還有另一個人的晚上。妮雅不知道他在想什麼。她只記得那天大家走後，雇主把門關起來，沒有生氣，只是站在房間中央說：「妳如果覺得不舒服，為什麼不早點講？」

妮雅沒有回答。她那時還說不清楚，覺得不舒服和有能力把不舒服說出口，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。

三

雇主的姐姐每個星期六回來。

姐姐住彰化，丈夫做生意，小孩都大了。她每次回來都會帶水果，先在客廳喊一聲「爸」，再進房間摸摸阿公的腳。

「怎麼這麼冰？」

妮雅就去拿襪子。

「他今天有吃多少？」

妮雅回答。

「妳要多跟他講話啦，不然老人會退化。」

妮雅點頭。

姐姐坐半個小時就走。走之前會對妮雅說：「辛苦妳喔。」

妮雅每次都笑。

她其實不討厭姐姐。姐姐講話很大聲，但走之前有時會塞一顆蘋果給她。妮雅也知道姐姐不是完全不管阿公。姐姐會買營養品，會在家族群組裡提醒大家回來看爸爸，會責怪雇主沒有替阿公剪指甲。只是她每一次「關心」，最後都變成一件需要妮雅去做的事情。

女兒也不是壞人。女兒會匯錢，會記住每次回診日期，甚至知道阿公哪一顆藥改成半顆。她只是太遠了。遠到她能看見監視器裡的每一個動作，卻看不見房間裡的味道，看不見凌晨三點濕掉的床單，也看不見妮雅換完尿布以後坐在床沿發呆的五分鐘。

真正讓她不舒服的是阿公的小兒子。

小兒子住得不遠，晚上偶爾會來。他喝酒以後說話比較慢，站得也比較近。

第一次只是碰到她的腰。

她正在把阿公的衣服從洗衣機拿出來，他從後面經過，手在她腰上停了一下。她立刻往前一步。他笑著說：「借過啦。」

第二次，他在廚房問她有沒有男朋友。

「Indonesia 有？」

妮雅說有。

其實沒有。

「那台灣呢？」

她搖頭。

他笑得很開心。

後來有一次，他在房間裡當著阿公的面拉她的手。阿公那時候半睡半醒，嘴巴張著，呼吸很大聲。

妮雅把手抽回來。

「不要。」她說。

那是她來台灣以後很少直接說出口的中文。

小兒子臉色變了。

「開玩笑而已，妳那麼兇幹嘛？」

他走出去以後，妮雅站在監視器下面很久。

她忽然想到，這個房間什麼都有拍到。

她不知道那讓她比較安全，還是更害怕。

那天晚上她第一次故意站進死角，打電話給一個在桃園工作的印尼朋友。朋友聽完只問她：「有沒有很嚴重？」妮雅沉默很久。她不知道什麼才算很嚴重。是碰一下腰，還是拉住手？是一定要把門關起來，還是一定要留下傷痕？朋友最後說：「妳要小心，不然換雇主很麻煩。」

妮雅掛掉電話以後，忽然覺得「小心」也是一個很累的工作。白天要小心阿公跌倒，晚上要小心自己的門沒有關好；小心老人吃太快，小心別人站得太近。她在這個家裡照顧一個失去很多能力的人，同時也一點一點練習保護自己。

四

事情是在星期三晚上爆開的。

阿公那天一直不肯吃飯，把湯匙推掉三次。妮雅哄了很久，最後只吃半碗粥。女兒從監視器看到，打電話來問。

「妳怎麼沒有再餵？」

「他不要。」

「妳要哄啊。」

「我有哄。」

「我們請妳來就是照顧他，不是他說不要妳就算了。」

妮雅沒有說話。

女兒大概也聽出她不高興，語氣軟下來。

「我不是在罵妳。妳也知道我工作很忙，我每天都很擔心爸爸。」

妮雅看著病床。阿公已經睡著，嘴角還有一點粥。

「我也很累。」她說。

電話那頭停住。

「什麼？」

妮雅不知道哪裡來的力氣。也許是因為小兒子前一天晚上又來，也許是因為她已經連續三天凌晨兩點起來換尿布，也許只是因為那天的粥太黏，黏在湯匙上怎麼都甩不乾淨。

「我很累。我晚上沒有睡。」

女兒的聲音立刻高了起來。

「妳以為我們不累嗎？」

這句話像一根火柴。妮雅後來想過很多次，如果女兒那天沒有說這句話，事情是不是就不會爆開。可是她也知道，真正堆在客廳裡的不是一句話，而是很多很久以前就沒有被說完的東西。

後來雇主回家，姐姐也打電話來。小兒子不知道怎麼知道了，也跑來。客廳突然站了很多人。

妮雅說了監視器，說了晚上，說了小兒子碰她。

小兒子第一個否認。

「亂講，我只是開玩笑。」

「她一個人在這裡是不是想太多？」姐姐說。

雇主臉很白，一直問妮雅：「妳為什麼之前不講？」

妮雅回答不出來。

她怎麼講？跟誰講？在什麼時候講？在阿公剛換好尿布的時候嗎？在女兒打電話問喝水量的時候嗎？還是在小兒子站在門口的時候？

她只會一直哭。

哭到後來雇主也哭了。

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。」雇主坐在沙發上，雙手蓋住臉，「你們每個人都怪我。我白天上班，晚上回來還要處理這些。我爸這樣，我哥不管，我妹只會出一張嘴。現在妳也說我家不好。那我怎麼辦？」

姐姐在電話裡也哭，說自己不是不孝，只是家裡也有孩子。女兒在手機另一頭說她每個月都出錢，已經盡力了。小兒子站在門邊沒有說話，臉上的酒氣還沒散。

妮雅坐在另一邊。

她忽然覺得客廳像一艘太小的船，每個人都說自己快要淹死。

可是船上只有她沒有地方可以下船。

那一晚阿公一直在房間裡叫。客廳裡每個人都在講自己多累，只有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。妮雅擦完眼淚進去替他翻身，阿公抓住她的手腕，像平常一樣含糊地叫她名字。她忽然有一瞬間很恨他。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，而是因為所有人的爭吵最後仍然會回到他的身體上：誰來翻、誰來餵、誰來陪，誰的生活要靠近他，誰的生活可以離得比較遠。

五

第二次社工來的時候，年輕男生也在。

這一次沒有人先看氣墊床。

通譯坐在妮雅旁邊，慢慢問她事情。每問一句，都等她說完。她一開始講得很亂，中文、印尼文混在一起，講到後來又哭。

年輕男生把筆放下來，第一次沒有立刻記。他聽通譯一句一句翻，才知道上次他寫下的「居住隱私」四個字，裡面其實有洗澡後不敢在房裡換衣服、有凌晨醒來時抬頭看紅點、有一個人躲到衣櫃邊打電話的動作。

雇主坐在對面，眼睛也紅。

「我承認我壓力很大。」雇主說，「但我們真的沒有虐待她。我們吃什麼她就吃什麼，我還有帶她去買衣服。」

通譯沒有翻這句，先看向社工。

社工問：「那監視器可以調整嗎？」

雇主沉默。

「可以。」

「小兒子之後不要單獨進房間，可以嗎？」

雇主點頭。

「她需要固定休息。」

雇主嘆了一口氣。

「可是我爸晚上就是會醒。」

這句話一說出來，大家又安靜了。

那就是問題最難的地方。阿公不會因為勞動法需要休息，就不在凌晨三點咳嗽。他也不會因為大家都很累，就暫時不要尿床。人的身體沒有排班表。

可是照顧他的人有。

社工問雇主能不能安排家人輪替。雇主低頭算：姐姐只能星期六，女兒在台北，小兒子「現在這樣更不可能叫他來」。她算到最後笑了一下，那個笑很苦。

「所以才請看護啊。」她說。

沒有人接話。

年輕男生一直沒有說話。他看著妮雅，又看著雇主，好像想說什麼，最後只是低頭寫字。

妮雅突然很討厭那些紙。

她覺得所有事情被寫進紙裡以後，都會變得很小。

疑似不當觸碰。

睡眠不足。

居住隱私。

家庭照顧壓力。

每一行都很整齊。

可是晚上三點的房間不是整齊的。

離開前，年輕男生問妮雅：「妳最想先改哪一件？」

妮雅本來以為自己會說不要監視器，或者不要小兒子來。她想了很久，最後說：「睡覺。」

大家都愣了一下。

「我想睡一個晚上。」

那句話很輕，卻比剛才所有關於權益和安全的話更像一個要求。

六

監視器隔天被轉了方向。

鏡頭仍然看得到阿公的床，但妮雅的床只剩一個角落。雇主還買了一塊布簾，從天花板拉下來，睡覺的時候可以拉起來。

第一次把布簾拉上的晚上，妮雅躺在床上很久沒有睡著。

她本來以為自己會很高興。

可是房間突然變得太暗了。監視器那個紅點被布擋住，阿公的呼吸聲反而更清楚。她躺在黑暗裡，想起印尼的家。

母親以前睡覺會開著客廳的小燈。妹妹怕鬼，門永遠留一條縫。妮雅出國以前嫌她膽小，現在卻突然很想念那一條光。

手突然從簾子另一側伸進來。

妮雅整個人坐起來。

原來是阿公。老人醒了，手在空中摸，像找不到東西。

妮雅把簾子拉開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阿公沒有回答，只把手放在床沿。

妮雅替他蓋好被子。她突然明白，布簾可以把鏡頭隔開，卻不能把照顧完全隔開。那一晚她還是醒了三次。只是每次重新躺下時，她都會把布簾再拉回來。

手機震了一下。

是母親傳來的訊息。

「妳好嗎？」

妮雅看了很久。

她打：「很好。」

又刪掉。

打：「很累。」

又刪掉。

最後只傳了一個笑臉。

七

阿公在入秋以後住院了。

那天早上血氧掉得很快，妮雅第一次坐救護車。她一路抓著阿公的袋子，裡面裝著健保卡、藥袋和一件薄外套。到急診以後，護理師問她是家屬嗎。

妮雅說：「不是。」

「那妳是？」

「Caregiver。」

護理師點點頭，叫她在旁邊等。

雇主從公司趕來，女兒從台北搭高鐵回來，姐姐也到了。突然之間，阿公身邊有很多家人。

妮雅站在走廊最外面。

沒有人叫她做事。

她竟不知道手要放哪裡。

女兒哭著跟醫生講話，雇主去辦住院，姐姐打電話通知親戚。妮雅坐在塑膠椅上，第一次在白天連續兩個小時什麼都沒有做。

她很想睡。

可是她睡不著。

她看著家屬輪流走進病房，忽然覺得自己像一個被暫時退到故事外面的人。這一年裡，她比他們任何一個人都更熟悉阿公晚上怎麼咳、吃藥會不會吞、哪一邊肩膀抬不起

來。可到了醫院，她的身分只剩下一個英文單字。

Caregiver。

不是女兒，不是家人，也不是完全的陌生人。

那天女兒從病房出來，看到妮雅，忽然抱了她一下。

妮雅身體僵住。

女兒哭著說：「謝謝妳。」

她不知道該把手放到哪裡，最後只是輕輕拍了一下女兒的背。她忽然想到，這個女人曾經隔著監視器責怪她沒有把半碗粥餵完。現在她們站在同一間醫院的走廊裡，都不知道阿公會不會撐過今晚。

八

阿公住院的第三天，雇主讓她先回家。

「妳休息一下。」

這句話聽起來很奇怪。

妮雅回到空房間，氣墊床停了，尿布沒有拆新的，抽痰機也沒有聲音。她把自己的衣服洗了，曬在陽台。下午四點，她坐在床上，不知道要做什麼。

她突然想到那個監視器的死角。

布簾裝起來以後，死角其實已經沒有用了。

她還是走到衣櫃旁邊，側過身，背貼著木板。

從那個位置看出去，可以看到阿公的床一半，窗戶一半，還有門口一小塊亮光。

手機又震了。

是雇主。

「爸爸狀況比較穩定。今天妳先休息。」

妮雅盯著「休息」兩個字。

她忽然不知道休息要怎麼做。

她打開電視，又關掉。煮了一碗泡麵，吃到一半想起阿公不能吃太鹹。那個念頭冒出來時她自己都愣了。她坐在餐桌前，第一次發現一個人的照護習慣可以在別人的身體離開之後，還繼續留在自己的手裡。

晚上十一點，她還是照平常時間走進房間。走到阿公床邊才想起那裡沒有人。

她站了很久，最後替空著的床把被子拉平。

九

阿公最後沒有回來。

喪禮那幾天，家裡一直有人。妮雅幫忙燒水、洗杯子、收垃圾。親戚看見她，都說：

「妳辛苦了。」有人問她接下來要去哪裡，她說不知道。

女兒在靈堂前哭得很厲害。

雇主也哭。

小兒子很少說話。

妮雅站在人群外面，看著照片裡的阿公。照片是很多年前拍的，頭髮還黑，坐得很直。她突然想不起來自己第一次見到阿公的樣子，只記得最後幾個月的身體：皮膚薄，手臂輕，腳踝容易腫，晚上翻身時會發出很小的聲音。

她也記得自己曾經討厭他。

有幾個晚上，她累到阿公一咳就想哭。她甚至在心裡想過，如果他今晚不要醒就好了。

現在他真的不會醒了。

妮雅卻覺得胸口空了一塊。

守靈第二晚，姐姐坐到她旁邊，遞一杯熱茶。

「爸爸很黏妳。」姐姐說。

妮雅不知道這算不算稱讚。

姐姐又說：「有時候我也覺得很對不起妳。」

妮雅看向她。

姐姐低著頭：「可是那時候大家都只能顧自己。」

那句話讓妮雅很久沒有說話。她想，可能就是因為每個人都只能顧自己，所以最後才需要一個從很遠地方來的人，替這個家顧那些沒有人能一直顧的部分。

小兒子經過時沒有看她。

她忽然很清楚，有些傷害不會因為一場死亡自動消失。阿公死了，不代表這個家就變成了一個可以原諒一切的地方。

十

阿公過世後到搬走之前，妮雅有三個星期日不用留在家裡。

第一個星期日，她跟朋友去車站附近的廣場。朋友帶她去二樓吃飯，樓梯轉角有人唱歌，隔壁店裡放著很大的音樂。她買了一杯太甜的飲料，坐在塑膠椅上，一口一口慢慢喝。

朋友問她新工作找得怎樣。

「還不知道。」

「妳不要再找住一起的老人啦，很累。」

妮雅笑。

「哪一個不是住一起？」

朋友想了一下，也笑。

她們後來去逛手機店、買洗髮精，又站在一間禮品店外面看很久。妮雅忽然發現，整個下午沒有人叫她名字。沒有「妮雅，水」，沒有「妮雅，尿布」，沒有電話從另一個城市打來問阿公今天吃多少。

那種安靜一開始讓她很輕，輕到像身體裡少了一塊東西。到了傍晚，她卻又不習慣起來。她走路時會下意識回頭，像是忘記推一台輪椅。吃到一半，也會突然想現在是不是該餵藥。

朋友看她一直看手機，說：「妳今天休假，不要管工作。」

妮雅把手機翻過來扣在桌上。

她第一次明白，休息不是什麼都不做。休息是要慢慢把一個人的耳朵，從別人的需要裡拔出來。

第二個星期日，有人在活動中心介紹免費的心理支持。上午很多人留下，下午只剩幾個。朋友拉她去聽，妮雅坐在最後一排。講者問，如果壓力很大，妳會找誰？

有人說朋友。

有人說家人。

有人說睡覺。

妮雅沒有回答。

她想到母親那句「妳好嗎？」，也想到自己傳出去的笑臉。她突然覺得，最難的不是找誰，而是什麼時候可以說。阿公還在的時候，她每一句電話都像是在別人的房間裡說。即使沒有人真的偷聽，她也總覺得牆壁有耳朵。

活動最後發了一張小卡，上面有可以求助的電話。妮雅把卡放進錢包，夾在居留證後面。她不知道自己會不會用。

第三個星期日，她沒有出門。她把行李箱打開，一件一件摺衣服。摺到一半，她發現那張小卡掉在床上。

她看了很久，最後沒有丟。

十一

搬家的前一晚，雇主在廚房煮了一鍋湯。

妮雅本來以為只是晚餐，後來雇主突然把碗放下來，說：「我有時候真的很生氣妳。」

妮雅抬頭。

「可是我也知道，有些事情不是妳的問題。」

雇主看著桌面，好像不習慣把話說得那麼慢。

「我妹每次回來都說我怎麼沒有怎樣、怎麼沒有那樣。我哥平常不出現，出現就說爸

爸怎麼變瘦。我每天上班，手機一直跳監視器通知。看到爸爸動一下就想打電話回來。後來我才發現，我好像把所有擔心都變成叫妳多做一點。」

她停了一下，又說：「我以前覺得只要我有付錢、東西都有買，就不算虧待妳。後來社工一直問休息、房間、監視器，我才發現有些東西不是買了就算有。」

妮雅沒有回答。

雇主笑了一下，眼睛又紅了。

「妳一定覺得我很煩。」

妮雅也笑。

「有一點。」

兩個人都笑出聲。

那是她們第一次在沒有阿公的房子裡，同時覺得一件事情有點好笑。

過了一會兒，妮雅說：「我以前也很討厭阿公。」

雇主愣住。

「真的？」

「晚上一直叫。一直尿。很累。」

她停一下。

「可是他死，我也難過。」

雇主點點頭。

「我有時候也討厭他。」雇主忽然說。

妮雅抬頭。

「小時候不是這樣。後來他生病，我每次看到電話響都怕是出事。久了以後，有時候我看到他就生氣，又覺得自己怎麼可以生氣。」

妮雅第一次知道，原來雇主也有一些不能對家人說的話。

她們沒有因此和解，也沒有突然變成朋友。小兒子的事仍然在那裡，監視器也曾經拍著她睡覺。道歉不能把時間倒回去。可是妮雅第一次覺得，也許一個人做錯很多事，並不代表她的痛苦都是假的；而承認對方的痛苦，也不等於替她做過的事找理由。

她把那碗湯喝完。

睡前，妮雅最後一次把布簾拉起來。她坐在床沿，看見布的下緣微微晃動。這塊布很便宜，顏色也不好看，掛上去以後房間變得更小。可它是她在這個家裡少數可以自己決定開或關的東西。

她忽然想到，很多事情其實都是這樣。不是一個人突然得到自由，而是先得到一條布簾、一個可以鎖上的抽屜、一個星期日下午、一通沒有人在旁邊聽的電話。那些東西都很小，小到如果寫進報告，可能只能成為一句「改善隱私」。

她伸手把布簾拉到底。

房間另一邊沒有阿公的咳嗽。她第一次在那張床上，睡到天亮。早上醒來時，她一度忘記自己已經要離開這裡了。

十二

新雇主在另一個區。

搬走那天，她把自己的東西裝進兩個行李箱。雇主站在門口，拿一個紅包給她。

「之前很多事情.....對不起。」雇主說。

妮雅接過紅包。

她想說沒關係，又覺得不是沒關係。

她想說我知道妳也很辛苦，又覺得這句話不應該由她說。

最後她只說：「謝謝。」

年輕男生和社工那天也來了。男生幫她把行李搬到樓下。

經過房間時，他停了一下。

監視器還在牆上，鏡頭已經關掉，紅點沒有亮。

「妳還記得以前那個死角嗎？」妮雅忽然問。

男生愣了一下。

她指給他看。

「我以前都站這裡打電話。」

男生看著那個窄窄的位置，好像第一次知道房間裡還有這樣一個地方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妮雅笑了一下。

「因為那裡看不到我。」

男生沒有立刻說話。他想到第一次來的下午，自己問了尿布、氣墊床、喝水量，卻直到最後才問她睡在哪裡。這一年他學會很多表格上的詞：自主、尊嚴、近用性、照顧負荷。可是妮雅指著那個死角時，他忽然覺得，所謂隱私有時候不是一個概念，而是一個人必須把身體側過去，才勉強能得到的一小塊空間。

他最後只說：「對不起，我那時候沒有先問妳。」

妮雅看著他，沒有說沒關係。

她只是點了一下頭。

十三

車子開走以後，妮雅回頭看了一次。

窗戶很小，從外面根本看不出哪一間是那個房間。

她忽然想到，自己在那裡住了將近一年。她知道哪一塊地板踩下去會響，知道冬天早

上哪個角落最冷，知道阿公半夜咳嗽以前會先吸一口很長的氣。她知道冰箱第二層放藥，知道女兒通常星期三晚上打電話，知道雇主哭的時候會把手蓋在臉上。

她也知道姐姐切蘋果總是切得太厚，知道小兒子喝過酒以後腳步會變慢，知道阿公有時候明明聽得懂卻故意不回話。她知道這一家人的脾氣、秘密和害怕，比很多遠方的親戚都多。

她知道那個家的很多事。

可是如果有人問她，那是不是妳的家，她還是不知道要怎麼回答。

新雇主家裡也有監視器。

仲介在車上先跟她說了。

「現在大家都會裝，正常啦，照顧老人安全。」

妮雅看著窗外。

「好。」她說。

她仍然很會說這個字。

車子轉過一個路口，原本的房子不見了。

妮雅低頭打開手機，把母親幾天前那句「妳好嗎？」重新點開。

這一次她沒有傳笑臉。

她慢慢打字。

「我換工作了。之前那個阿公死了。我有一點難過，也有一點高興。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很壞。」

她停了一下，又加一句：

「新家也有監視器。」

訊息送出去以後，她把手機放在腿上。

母親還沒有回。

車窗外是下午的光。

她不知道下一個房間有沒有死角。

她只知道，這一次如果有，她希望自己不要花五個月。